

臺灣學界研究皮錫瑞概況

蔡長林*

或許可以這麼說，臺灣經學界最熟悉的晚清經學家，應屬皮錫瑞，因為在臺灣，只要是對經學有些許興趣的人，大概都知道皮錫瑞的大名。這是因為皮錫瑞的《經學歷史》、《經學通論》等著作，可以說是臺灣學子經學課程的入門教科書或參考著作。尤其是經由周予同注釋之後的《經學歷史》，頗為便利學子誦讀，所以也就歷久而不衰，經過書局一再翻印，出現幾種不同的版本。《經學歷史》對於通盤掌握兩千多年來的經學發展大勢，提供了基本的認識框架；而《經學通論》鮮明的學術立場，以及充分的議題呈現，為臺灣經學界提供了相當可觀的基礎知識和理論。臺灣研究經學的學者，大概都經歷過《經學歷史》、《經學通論》的洗禮，然後成為經學研究的愛好者。也就是說，皮錫瑞的著作，對臺灣經學界，有其不可磨滅的意義存在著。

可惜的是，相對於皮錫瑞在臺灣經學界的享有盛名與崇高地位，針對皮錫瑞本人或其學術作深入研究的卻不多見。筆者檢視研究文獻，去其重複，則單篇論文不過八、九篇左右；專書一部（討論皮錫瑞、廖平、康有為，故實際只得三分之一）及四本碩士論文：

張火慶：〈皮錫瑞經學歷史析論〉，《孔孟月刊》17卷4期，1978年12月，頁17-22。

顧沛君：〈經學歷史——湘省碩儒皮錫瑞名著簡介〉，《湖南文獻》7卷3期，1979年7月，頁97-98。

蔡榮婷：〈讀皮錫瑞經學歷史書後〉，《孔孟月刊》20卷2期，1981年10月，頁52-55。

* 蔡長林，本所助研究員。

- 陳全得：〈皮錫瑞「魏晉為經學中衰時代」觀點之述評〉，《孔孟月刊》30卷7期，1992年3月，頁24-33。
- 趙制陽：〈皮錫瑞詩經通論評介〉，《明新學報》第3期，1983年1月，頁356-340。（按：本文亦分兩期刊登於《中華文化復興月刊》14卷10、11期）。
- 胡楚生：〈皮錫瑞「南學會講義」探析〉，《興大中文學報》第7期，1994年1月，頁19-30。（按：本文後收入氏著：《清代學術史研究續編》，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94年，頁93-110）。
- 周志文：〈保教與保種〉，《臺大中文學報》第6期，1994年6月，頁209-230。
- 丁亞傑：〈皮錫瑞經學通論與陳澧東塾讀書記之異同〉，《孔孟月刊》35卷2期，1996年10月，頁28-33。
- 丁亞傑：〈皮錫瑞、康有為、廖平公羊學解經方法〉，《元培學報》第6期，1999年12月，頁135-167。
《清末民初公羊學研究——皮錫瑞、廖平、康有為》，臺北：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，2001年。
- 許英才：《皮錫瑞經學史觀及其經學問題之探討》，臺北：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92年。
- 高志成：《皮錫瑞易學述論》，臺中：私立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95年。
- 胡靜君：《皮錫瑞詩經通論研究》，臺中：私立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96年。
- 夏 鄉：《皮錫瑞尚書學述》，臺北：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3年。

綜合以上所列，可以得知，臺灣學界討論皮錫瑞的焦點除了集中在《經學歷史》、《經學通論》二書之外，也注意到皮氏對專經之討論。

其中，張火慶之文從一，分期；二，尊孔與明經；三，治經必宗漢學；四，傳家法、守顛門等四點分述《經學歷史》，認為從這四點可以觀皮氏《經學歷史》一書中所顯示的書法大要。除了上述四點之外，張氏還指出皮氏重今文而疑古文，以及以鄭玄、朱子為兩位集大成者，以劉歆、王肅無經學兩大蠹，俱有特見。而皮氏就時代的特徵而分「國朝經學凡三變」，先是漢、宋兼採之學，乾隆以後專門漢

學，嘉、道以後是西漢今文學。張氏認為與江藩只分漢、宋相比，是後出轉精，避免了門戶之見，而能平心以論經學歷史。

顧沛君之文有兩大重點。首先，她認為從《經學歷史》的內容來看，可以說皮氏熟讀百家經學，有精闢見解，作了詳細分析和多項比較，因此這本書如改換成現在書名，稱為「比較經學」，似乎也說得過去。另外，顧氏認為〈開闢〉、〈極盛〉、〈分立〉、〈統一〉四章，是本書之精華，因為從這四個時代，可以看出中國經學的變遷沿革和紛紜複雜。

蔡榮婷之文，除了簡述皮錫瑞之生平與《經學歷史》內容之外，亦針對該書立論角度及皮氏對讀經問題的看法作一簡評。蔡氏以為，就研經立場言，皮氏雖宗仰西漢今文學家伏生，宗今文學，然在書中並未過分偏激的排詆古文學和宋學，他對今、古文之爭的看法儘量以客觀、公允的態度來作歷史評述。就讀經問題而言，皮氏認為經學和時勢有密切關係，所以讀經不應枯守字面或只在文字的推衍上下功夫，而應把握經書中的精義，並將它發揮在日常生活中，使它成爲一個活知識而不是死教條。

陳全德之文主要是針對皮錫瑞以「魏晉爲經學中衰時代」的觀點提出討論，分成四大重點。首先是歸納皮氏認為魏晉爲經學中衰之因；其次是對「經學中衰情況」問題的評述；再來是「鄭、王之爭」問題的評述；最後則從「經學中衰時代」看皮錫瑞的經學史觀。

歸納皮氏認為魏晉爲經學中衰之因，約有四項。一，爲漢末黨錮之禍的刺激；二，由於當時政局不穩定；三，爲鄭學盛而漢學衰；四，則爲綱紀廢弛而發興儒衰。陳氏則由內外因素二端，補述皮氏之論。外緣部分，其一則三國之時，苛政毒民，引起反動；其二則曹操求賢下令，使人心大壞。內在因素，其一則兩漢詁經之學，溺於箋注，過於繁瑣；其二則崇尚讖緯，惑於災異五行，儒學產生變質。

「經學中衰情況」問題的評述，則實際討論有那些內容可以看出經學的中衰。陳氏提出三點理由，其一爲魏晉諸儒學業沉隕，趨勢游利；其二爲魏晉傳注，不如漢儒；其三則爲申王駁鄭，使兩漢師法顯門無復過問。

至於鄭、王之爭，皮錫瑞雖不滿於鄭玄之混同今古，然仍以爲王肅之經學成就，不如鄭玄。其一則注經方式效鄭玄而尤甚之不當；其二爲作偽書、聖證論以譏短鄭玄之失格。

另外，陳氏藉「經學中衰時代」以觀皮錫瑞的經學史觀，分別爲尊孔與明經、

治經必宗漢學、傳家法與守顛門、重今文而疑古文。所論與張火慶之說略同。

趙制陽的《詩經通論》評介，是討論皮氏《經學通論》的文章。皮氏《經學通論》分《易》、《書》為一冊，《詩》為一冊，《春秋》為一冊，貫串古今，實經學之小百科；趙氏此文則專詳皮氏《詩經通論》，針對皮氏的詩經學觀點，分《詩序》、《毛傳》、三家《詩》、《詩》教、風謠等五大部分，作深入之討論。在結論部分，又針對皮氏所論值得商榷處，作綜合評述。以其所言別具一格，故錄之於下：

一、從求證態度上看：「解經須確證，不得逞臆說。」這是皮氏很好的主張。但是皮氏心目中的「確證」，不是詩文的本身，不是詩歌的來歷，也不是典籍的考證，而是今文學者的解說。今文學者以〈關雎〉為刺康王詩，以《魯頌》為奚斯作，以《商頌》為正考父作，以後稷為無父感天而生。皮氏認為這些說法即是確憑。他雖然也說：「風詩實有民間男女之作」，但不敢承認朱子所云「風者，民俗歌謠之詩也」的意見，反而讚成陳傅良的「凡詩中所言男女，不是說男女，皆是說君臣」的話。於是撇開風謠的本質不談，視旁義為正義，拿詩教作詩旨，終於又把漢儒的主張原封不動地點收回來了！

二、從思想模式看：皮氏相信《三百篇》是聖人（孔子）編定的，認為詩文含有聖賢、天子、諸侯的意旨，進而相信《詩序》美刺之說即是聖人之意，也即是詩人寫作時的本意。他顯然將聖人之意，《詩序》作者之意與詩人之意混為一談了。當他說到《毛詩》序與三家序說時，他重三家而輕《毛》；說到《朱傳》淫詩之說時，他又取《毛詩》序而抑《朱傳》。然而取《毛詩》序的結果，又影響到他原來信三家的立場。於是《毛詩》序說、三家序說、《朱傳》序說在皮氏的言論裏，形成彼此相逐的情勢。這就像在迷籠裏兜圈子的一隻小白鼠，腳下所走的似乎是一條可行的路，卻從未找到一個出口來！

三、從論證方法上看：皮氏於論辯時常犯避重就輕、以偏蓋全的毛病。例如維護感生之說比為姜嫄未婚而生子；〈生民篇〉的「帝」即是「天帝」。但是《詩》有「克煙克祀，以弗無子」之句，明明是姜嫄為求子去祈神的，怎能說她未婚？〈生民〉的「帝」是誰？已無可考，但即使證明其非帝譽，亦不能推論必是天帝。無父感生之說，非三家同義，如司馬遷、褚少孫等皆主契與后稷有父而生，皮氏為何不採？三家亡而《毛詩》獨存，這原是由許多原因造成的。皮氏云：「三家亡而毛氏孤行，安見三家序皆非而《毛》序獨是？」皮氏這種是即全是，非即全非的論

斷，實於兩者爭論的實情不符。於今觀之，不論今文詩說、古文詩說都有許多缺失。今文缺失較多，所以首先遭歷史淘汰。然而古文不實沒有今文而獨是；它的缺失早被韓愈、歐陽修、鄭樵、朱熹等人一一發現，成為客觀存在的事實；所以也難逃淘汰的命運。皮氏只從二者之間論是非，談取捨，故雖筆舌滔滔，廣徵博辯，但留給人的印象，則是摭拾舊說者多，獨創新義者少，仍不免流於平庸與膚淺。

四、從言論矛盾上看：細究皮氏前後的言論，時常出現矛盾的現象。比如〈關雎〉一詩，既說是刺康王，又主張應列於正風之首。既說《毛》序刺義多不可信，又以三家說〈關雎〉刺康王為詩人本義。既說〈關雎〉為刺康王詩，又主四始皆歌文王詩。既主〈關雎〉為歌文王詩，又說文王生武王年僅十四，將詩中輾轉反側汲汲求偶的人說成是文王，必不可通。出爾反爾，矛盾重重；義少辯多，無所適從。究其所以致此的原因，實由於胸無主見，對《詩經》缺乏整體的了解。

五、從家法意義上看：皮氏主張說經要守家法。他所要守的家法自然是指今文學派而言。守家法的好處是思想單純，從一而終；壞處則是排他、專斷、思想閉塞。皮氏雖是今文遺裔，但觀點常搖擺不定；於今、古文之間實有隨文取捨的情形。但由於識力不足，他所取的常是最不該取的那一部分。

章太炎曾斥皮氏為「妄以己意裁斷」、「蓋牧豎所不道」。章氏為古文學者，曾在講學時評斥主今文的康有為。故知其批評皮氏的話，可能帶有門戶之見。筆者行文至此，得一感想，即凡是重視家法的人，思想都受傳統的束縛，其言論必流於卑俗。守今文家法的皮錫瑞、康有為固然如此，即是守古文家法的章太炎亦何獨不然？

另外，胡楚生先生之文，則針對皮氏《南學會講義》進行討論。胡氏分析十二篇《講義》之內容，約得四大重點：其一以「孔門四科」調和漢、宋之學術；其二以「義利之辨」判分道學之真偽；其三以「變法改制」奠立自強之基礎；其四以「保種保教」惕勵頹頹之人心。皮氏所歸納，可謂綱目清楚，得《講義》之底蘊。

於結論處，胡氏講論南學會之影響及其在清末維新變法史之地位，詳錄於下：南學會後雖停止講論，遭受裁撤，而其參加人員以及聽講之徒眾，若陳寶箴、江標、徐仁鑄、譚嗣同、熊希齡、陳三立、皮錫瑞、唐才常、畢承年、黃興、宋教仁、蔡鐸等，或推行新學，或同情變法，或參加革命，其在清末民初，維新變法，以至推翻滿清之過程中，所曾產生之影響，實亦不在少數也。

皮氏《南學會講義》十二篇，所論漢、宋調和，朱、陸異同，久為學術史上爭

辯不已之議題；改制變法、保教保種，則係晚清政治社會中最為關切之問題，而皮氏於《講義》中所論次者，平章學術，剖析潮流，於此四者，並加探討，議論古今，引歸現實，商量學術，不離世局，具可以見皮氏關懷國族興衰、民氓隱憂之用心，雖曉喻群衆，平淺易了，廣宣要義，不務湛深，而「貫穿漢、宋，融合中外，皆通儒之言」，則似可以為定評者，其在清末維新變法史上，亦當有其應具之地位在也。

周志文則以保種保教為題，所討論者雖亦與《南學會講義》之議題有關，然主要是針對晚清變法派與革命派關於民族自覺議題之探討，而非針對皮氏第六講，定名為〈論保種保教均先必開民智〉之說，加以引申討論者。

許英才主要針對的是皮錫瑞的《經學歷史》一書及經學觀加以探討，認為皮氏援以解釋歷代經學得失、盛衰的觀點及理論依據，是由推崇今文經學的立場衍生而得。此雖為皮氏立論依據，但許英才同時認為這對於判斷經學發展時顯然存有預設的價值觀，而流於主觀。

另外，皮氏的長處為對各時代經學研究的特質與演變之關係皆能充分掌握，然卻極易忽略學術與外圍因素的互動關係。

最後闡明皮氏的撰述之目的，在於突顯清末今文經學的時代意義與價值，為變法改革尋求理論根據。並面對外來文化的衝擊下，強調傳統經學並非全然無用，苟知其流變，明其得失，自可振衰起弊，匡危起扶。

高志成以《經學通論》中的《易》學部分為其探討皮錫瑞的《易》學思想。他認為皮氏的《易》學主張有五點：其一，漢《易》是崇；二，譏貶圖書學；三，象數、義理並舉，然以義理勝之；四，不當崇信偽書；五，訓詁「卦爻辭」，以假借、轉注明之。並說明皮氏主張的來源為「孔子易教」，歸納得出皮氏的經學觀念：一，經書由孔子所作，非由孔子手訂，不得稱經；二，「通經致用」，致用之道即在人生義理；三，西漢經今文學家，最能體會孔子之義，故能設計治國之道，後人應體察之。

由於皮氏所書的《易學通論》多為簡賅之語，高志成則將皮氏所論之對象、時代提出相應的評論，所以幾成一篇易學史。不過這或許也是皮錫瑞所欲完成的。

胡靜君與高志成皆為簡博賢教授指導，相距一年，皆以皮錫瑞《經學通論》為研究對象，而胡氏更以皮氏論《詩經》的部分來作研究。

胡靜君認為皮氏以貶抑古文，發揚三家絕學為職志。在此前提下，則所論不免

失之公允，以致弊端叢生。其由三點來論：其一，就論證的態度與方法言：皮氏論證所選往往是今文經或三家《詩》說，以致所論不夠持平客觀，因此崇三家《詩》而抑《毛詩》；其二，就言論之矛盾言：其發現皮氏為申今文而抑古文，所以言論過程之中有前後矛盾的地方屢見不鮮。即皮氏雖崇三家《詩》說，但在解釋《詩經》意義時，卻又受《毛詩》正變、美刺的說法影響而採用；其三，就家法的意義觀之：說明皮氏特別推崇西漢之今文學，因三家《詩》皆為今文經，故所論皆以三家《詩》說為是，謂《毛詩》則不可信。由胡氏並舉許多後人之論來難皮氏之《詩經》觀點，可知其反對讀《詩經》專主三家，應以《毛詩》為主，輔以三家。

夏鄉文為新近完成的碩士論文，文後所附參考書目確實呈現至今為止，研究皮錫瑞的專著並不多。

夏鄉以皮錫瑞的《尚書》學為研究對象，以《尚書大傳疏證》、《今文尚書考證》為主軸，輔以《尚書古文疏證辨正》、《古文尚書冤辭平議》、《經學通論》等書。得出皮錫瑞《尚書》學之成就有三：其一，疏證《大傳》，詳集今文家說，說明皮氏為《尚書大傳》輯校考訂之大成，又於疏證用功之深，為今日探《大傳》之必備本；其二，嚴明條例，還原漢代《書經》。以皮氏所著《今文尚書考證》最得今文三家之原貌，又明定條例，取材豐富，實為清人《尚書》今文學大成之作；其三，創為通史，貫通經史體用。

又論皮氏《尚書》學未能形成風氣之緣由，其一，思想孱弱，因皮氏致力於纂輯、考據，所以於今文《尚書》之微言大義，未多著墨；二，今文經學命脈在《春秋》不在《尚書》，按當時《公羊》學為學術命脈所在，連皮氏提及維新變法，亦多藉《公羊》口吻，而無取於《尚書》；三，缺乏研究方法上之創發；四，學術風尚轉移，新史料相繼出現。但皮氏並無援引當時已出現的甲骨文資料，相對同時孫詒讓、吳大澂皆能以新材料考證，因此未再受到學林重視。